



便利店少量补货,其中的两个小男孩在帮忙搬运货物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李论

“老板要挺住啊,给你十块五(毛)。”最近几天,广州三个小男孩“出资”挽留即将停业的便利店一事,获得大众关注。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举动背后有什么故事?老板、街坊、网友有何反应?便利店何去何从?自8月14日起,羊城晚报率先报道此事,完整记录了这一桩感动全网的暖心之举。

便利店即将结业,小小“天使投资人”出手

时间倒回8月12日下午4时许,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东乡村,三个小男孩如往常一样来到心悅便利店买零食,却得知因生意不好,老板即将关店的消息。接下来,他们的举动出人意料:从口袋里掏出零花钱。“给老板赞助一下”,有位小男孩着急地催促好友,“快点”。

“二三四五六七,七块五,十块五”,三人凑出10.5元,交给老板,希望他继续开店。老板陈先生下意识想拒绝,三个小男孩扔下钱拔腿就跑,只留下一句话:“老板收下就行了,收下。”

望着柜台上的10.5元,陈先生眼泪夺眶而出。“当时就绷不住了”,他只记得几个小男孩来过店里买东西,从未料到他们会拿钱“资助”他。

发生在便利店的这一幕,经羊城晚报报道后,迅速成为社会热点。一时间,点赞、夸奖、加油的声音不停地涌进评论区。来自河南的网友“苹果香”为三个小家伙的“融资”方式竖起大拇指,同样经营实体店铺的浙江网友“叶飞”直言三个小孩哥是照亮他们的一束微光,福建网友“惠如”鼓励老板坚持下去,不少人称三位小男孩是“天使投资人”,肯定他们有情有义的举动。

善良遇见了善良

“整个人是蒙的”,几天后,陈先生

回想起那天下午的事,仍觉得难以置信。他告诉记者,2021年他来到广州,借钱开了这家店,生意每况愈下,只有他一个人勉力支撑。“扛了一年,觉得好像看不到尽头,才决定放弃。”艰难时刻,陈先生意外遇到从天而降的“投资人”。他坦言,这么多年,自己熬也熬过来了,没想到会“败”到三个小孩手里。

当出资3.5元的“小股东”俊杰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干脆地回答:“因为老板人好。”原来,有次俊杰到店里买东西,老板大方送了一瓶雪碧,他一直记在心里。

老板的好心,也给常来光顾的居民留下深刻印象。林先生记得,外甥女去心悅便利店买口香糖,竟然遭到老板拒绝,“因为怕小朋友吃了口香糖有危险。”于是,林先生就知道,这间便利店的老板只会卖适合小朋友的东西。

正因如此,俊杰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全部用来支援便利店老板。事后,俊杰爸爸从家长群里知道儿子的善举,第一反应以为儿子做了坏事,被人发现了。“很惊讶,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在俊杰爸爸看来,这只是一件很平常、很小的事,不足挂齿。实际上,俊杰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家庭收入并不高,俊杰一天的零花钱也只有15元。

为了感谢三个小男孩的义气,陈先生关店一天,带他们去钓鱼。“十块五毛用红包包起来收好,另外给他们每人一个红包。”他说,这是广东人的规矩,好意头。

网友呼吁要留住实体店烟火气

突如其来的流量,让村里的小小便利店爆火。陈先生说,看到网友支持他、安慰他、为他鼓劲的留言,觉得非常欣慰。“我只是个‘配角’,‘主角’是那三个小孩。”陈先生直言,因为他们的善良,这间小店才会被无数网友看到,“感觉中国少年很有希望。”

这几天,陈先生激动得睡不着,常常翻评论区。“年轻人加油,会越来越好的”“小伙坚持,加油”“善良的人,运气不会差”……一句句充满正能量的话滑过,让他觉得中国人都很善良。

有一次,陈先生为了回答网友的疑问开直播互动,“大家都在说‘点赞’‘上人’,太多人无私地帮助我。”他特别提到,房东人也很好,之前看他生意不好,主动给他降过两次房租。

热度同时蔓延到线下,从东乡村到洛浦街,从番禺区到天河区,越来越多街坊知道了三个小男孩“投资”一家便利店的故事。叶先生专门从天河区赶过来,帮衬生意不太好的便利店。“老板的善心打动了我”,他中午专门吃少点,到店里买了一盒泡面,老板给他烧开水。“希望他能够继续做下去,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他。”

而面对继续开店的呼声,陈先生则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流量是一时的,可能还要考虑现实的生存压力。”他表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可能走一步看一步,“突然遇到三个‘天使投资人’,命运发生了改变。”

记者手记

小店需要被看见

8月14日,当我冒雨来到心悅便利店,老板陈先生正对着手机直播,屏幕上滚动着全国各地网友的鼓励留言。我站在一旁等候,目光扫过两旁的货架——商品摆得零散,有些甚至积了一层薄灰。小店的冷清显而易见,却因为三个孩子掏出的10.5元,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想,视频里的那一幕之所以打动广大网友,是因为人们相信善良。孩子们扔下零钱转身就跑的画面,戳中了无数人。这笔钱抵不上一日房租,但给苦苦挣扎、打算放弃的老板打了一剂“强心针”。孩子记着老板曾递过的饮料,街坊念着他不把口香糖卖给儿童的善良,都构成了街头小店的温暖底色。

报道发出后,不少网友专程赶到这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便利店,买一瓶水、一包零食,用实际行动支持老板。

虽然10.5元救不了一间小店,短暂的流量也难以挽回实体零售下滑趋势。但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让一间小店进入大众视野——我想,多一份看见,就多一份希望。

(李论)

凌晨诊室里的“生死算术题”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7月27日,星期一,晚10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黄埔院区门诊楼早已没了白日的喧嚣,但104诊室门口仍坐着十几位患者和家属。

他们几乎都是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多从外省赶来。结直肠癌是我国发病数居第二位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病例超过50万例,年轻化趋势也值得关注。

陈功教授从早上9时30分开诊,正常号连加号共放出48个,此时才看到第28号。患者“投喂”的咖啡已喝掉四杯;陈匆匆上过一次厕所外,他没离开过诊室。

助理戴静仪把没看完的病人名单和记录交给当晚轮值的博士后吕广钊。后半程,由这位年轻人提前问诊、录入病历,把检查单、出院小结和用药记录梳理成“治病故事”,复杂病例要整理二三十分钟。

病人坐到陈功面前,故事已讲通一半。剩下的,陈功逐句追问,影像一张张过。助手提醒快餐到了,他摆摆手,叫下一个号。

“满天星”与一线生机

第29号患者陈晓枫,34岁,湖南人。去年生第三胎,坐月子时腹痛,查出晚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肺、肝、骨……肿瘤已多处转移。肺部CT里,肿瘤像‘满天星’一样分散。”陈功说。

细问病史、治疗史和家族史,反复翻看影像资料,他找到了线索。“你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和KRAS G12V基因突变有关。”这种突变恶性度更高,目前尚无针对KRAS G12V突变的获批药物。泛RAS抑制剂RMC-6236瞄准这类突变,目前仍处在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晚期实体瘤临床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

“你留意新闻。如果相关的药进入临床试验,赶紧去参加。在这之前,继续用标准全身治疗,尽可能延长生命。”这是她此刻能听到的最好消息:不是现在,但有一个“以后”。

陈功是外科医生,但来找他的大多是晚期患者。“别的肿瘤到了晚期,基本没外科什么事。结直肠癌不一样——全身治疗有效时,如果能把转移瘤都切干净,生存期能明显延长。”

所以,他每天都在两个“怕”之间走钢丝:怕因为匆忙,错过还有手术机会的人;也怕因为鲁莽,把不该手术的人送上手术台。他要从庞杂资料里找出一线生机。对于复杂的病例,他需要看30至

40分钟。“你读他的故事,十分钟都读不完,怎么可能两三分钟打发一个病人?”

一份病历,写“爆”了系统

后半夜来的都是加号。家属守在门口,等快到了,才把在附近酒店休息的患者叫过来。

凌晨2时,52岁的深圳患者陈蕾走进诊室。2018年发病,经历三次手术,输尿管里放着支架,如今肿瘤转移到骶骨。“当时的目标是活十年,现在已经八年了。从发病到现在,我没哭过。想哭,但没眼泪。如果哭有用,我肯定就哭了。”

她的报告和出院小结能铺满半张诊桌;陈功电脑里,仅她的门诊病历就有十几页。这一夜,他把记录一页页看过,再补进最新情况,像续写一本未写完的书。

陈功对病历近乎执拗:“病人走出诊室,我可能就记不清他是谁了。但看到病历,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每个病人都写清现状、判断依据和下一步建议。“有些病人拿来的病历只是罗列检查结果,没有医生的思辨。我希望别的医生一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在外派兰州工作期间,他的病历两次超出医院信息系统默认字数上限;信息科调整一次仍不够,最后放宽到五万字。

临走前,陈蕾叮嘱:“功哥,别把自己累坏了。”陈功开玩笑笑道:“你们有点口是心非啊。一边让我别辛苦,一边又来加号。”

一道生命的算术题

接下来的话题,越来越沉重。

凌晨3时,45岁的河南患者刘芳走进诊室。特殊基因突变让她的肿瘤恶性程度很高,确诊即晚期,此前已辗转多地求医。进门前,她发朋友圈:“医生都这么拼,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

她和丈夫只想问:还有没有办法?陈功问,如果一种药能多争取一些时间,但要额外花5万元,愿不愿意?她点头。50万元呢?还是点头。500万元呢?她没有回答。

“这就是医疗的价值问题。”陈功说,假设某靶向药平均花费60万至90万元,让患者平均多活一年半,“医生认为有价值,和你认为有价值,可能不是一回事——一定要开诚布公地谈。”

刘芳尝试过多种方案,效果都不理

想。陈功建议集中治疗手段:“治病就像打仗。不同手段好比海军、空军、陆军。对付最强的敌人,要全军压上。如果还是打不赢,就要承认,转而保证生活质量。”

刘芳仍追问:我到底还能活多久?说到年幼的孩子,她眼圈红了。“你这个病,不管怎么治,生存期有90%的概率在两到三年之间。”陈功说得很慢,“我跟你讲这些,不是打击你,是要你学会跟命运和解。”

他常讲起两位患者的故事。深圳一位病友腹膜转移,预估只剩两三年,女儿刚读六年级。为了看着女儿进高中,她经历五次手术、128次化疗,花费400多万元,最终活了七年半,愿望都实现了。

另一位是西安的护士。丈夫因肠癌去世,她也查出同样的病,攒了30万元,想全部用来治病,多陪4岁和6岁的孩子几年。“我把她劝退了。这个病最后必然人财两空。钱花完了,两个孩子谁来抚养?”

相似病情,不同建议,逻辑一致:权衡利弊后,把选择权还给别人。这也是他不主张向患者隐瞒真实病情的原因。“你以为花光了钱就能活十年,结果只能活半年——这种落差,才是很多医患矛盾的根源。时间不多了,更要把时间留出来安排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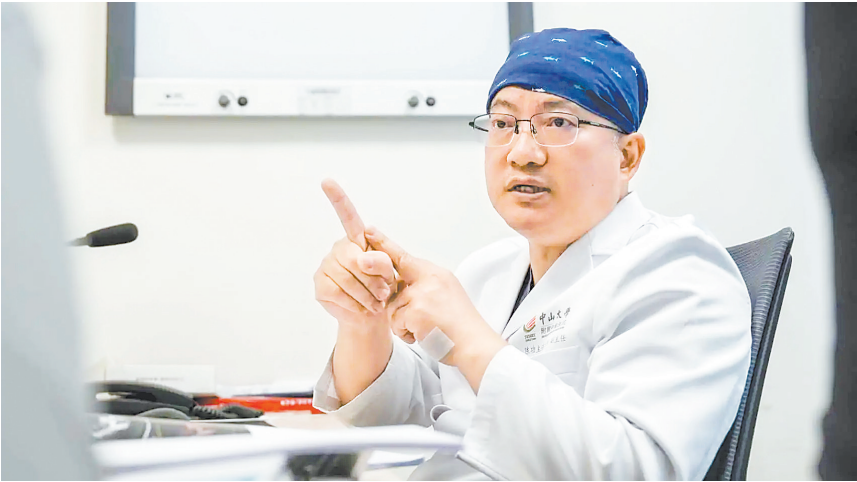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陈功说:“既然不能治愈大多数人,就更要好好安慰。面对很晚期的病人,要换一种方式,把坏消息告诉他们。”

一代传一代的规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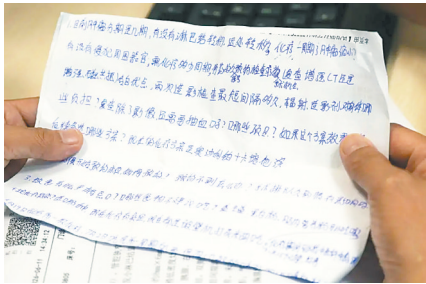
王女士从海南飞来,替父亲问诊。她怕紧张忘事,把饮食忌口、预约床位、蛋白粉、尿酸、中药、狂犬病疫苗与化疗是否冲突等12个问题写满一张A4纸。陈功逐条解答,未了照例问:“还有问题吗?”

这一夜,每个病人离开前都会听到这句话。家属问一遍,病人再问一遍,他一遍遍答,直到无人开口,才叫下一个号。陈功问,如果一种药能多争取一些时间,总要找他当面看一次,才安心。58岁的高志强在老家病情突变,妻女陪他当晚从银川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就见到陈功。“只有见到陈教授,我爸妈心里才最踏实。”女儿说,“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往外推过,永远都在帮我们想办法。”

这一夜,还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做完手术,有人给你摸过肛门吗?”患者许文刚的答案是一直没有。陈功解释,有



陈功教授



患者的问题写满A4纸

经验的医生通过肛门指检就能发现腹膜转移,特异性甚至高于CT。有些患者术后肠镜、CT一样不落,却突然出现腹膜转移——一问,从没做过指检。

因此,他的门诊有条规矩:每次见到病人,都亲自做肛门指检。他不希望家属拎着片和病历“代看”。“我要摸肛门,你本人不来,我怎么摸?”

规矩来自他的老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结直肠科资深首席专家万德森教授。他常说:“举‘指’之劳,胜造七级浮屠。”还说:“肛门指检是可以救命的!”1996年,陈功读研时也像今天的吕广钊一样坐在老师身边学习临床问诊。

如今,陈功摸到特殊体征,也会叫吕广钊过来:“你来检查一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

说起陈功的体能,吕广钊笑言:“学不来,也不提倡大家学。我们不建议完全燃烧自我,不利于健康。”

吕广钊嘴上说不学,风格已有几分“陈功”:提前问诊二十分钟,把病历梳理清楚;对病人温和细致,有问必答。跟师四年,他最大的收获是观念改变:以前只想“能不能做”;现在会多问一句“要不要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是不是真能帮到病人。

“从60岁治到快70岁”

天色发白,最后一个号——第48号,70岁的梅州人胡展强。老人进门第一句是:“你怎么不因啊?辛苦了!”

他的故事让疲倦的诊室为之一振:2017年确诊时已肝转移,肿瘤直径10厘米,一度病危,却一年年治疗,硬是走到现在。“从60岁治到快70岁,知足了。”这样的奇迹正在变多,既靠新药问世和技术革新,也靠癌症防治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医生对每名患者的认真判断。

门诊终于结束了,陈功起身喝完第5杯早已凉透的咖啡。以往通常也得看到凌晨两三点;因上周临时出差兰州,积压了已预约患者,这一天门诊才比平

时结束得晚。

休息了一段时间,第二天9时30分,他开始周二的门诊。周二只放20个号,晚上必须保证睡眠,因为周三手术日。

谈及如何平衡门诊与休息,陈功说:“外科医生的特点就是能忍——忍渴,忍饿,忍尿,忍累。”能忍不等于不会累。“要早下班,唯一的办法就是少看病人。”

陈功不认为自己的“慢”是把尺子。“我这样做,不是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看诊快,不等于不好,只是每个医生的风格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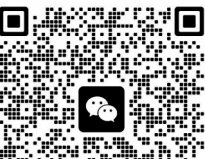
加号,他其实是允许的,但要预约、排队,现在已排到一个月后。真正让他头疼的,是托关系要求当天就看。手机里,打招呼的信息一条压着一条。“人情难却。”他不缺拒绝的道理,难的是开口。

谈到家人是否有意见,他停了几秒。“都是一家人,整体是理解的。”他说,“你选择了做医生,可能命里就有这些事情。”话说得淡,听不出委屈。

万德森常提醒他:“你自己也要生活!”但他懂陈功“拖堂”的根子:“他还要问病人的工作、家庭……看着是浪费时间,但安慰本身也是治疗。”这套做法,如今叫叙事医学;再往前,是“医病医身医心”。

保洁员扫走七八个空咖啡袋。诊室恢复原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电脑里的新病历知道,48个人的故事被认真读过一遍。(文中患者为化名)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爆料



二维码有效期
至8月27日